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二

編修臣陸嘉頴

禮記

盛德在木

孔頴達曰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

臣謹按造化之運行循環旋轉惟春則在寅之月

歲之始天道發育之意於焉洩其機緘而五行之序有合於生物之心此月令於天子迎春之事有盛德在木之說也今夫上天之德廣矣大矣天運四時總以生成萬物為功者也生物之始曰元於時則為春生物之通曰亨於時則為夏生物之遂曰利於時則為秋生物之成曰貞於時則為冬四時之推移各自運行而無錯雜而獨春之為德也與冬相交接貞下起元天地交而二氣通於卦為

泰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咸備夫然後夏長秋收冬藏迭為乘除而萬物生息於不窮是葢天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元無不統因之有春夏秋冬之四序而春生之氣無不統也其為盛德固有然者若夫仁主春生東方木也易繫辭曰萬物出乎震公羊疏曰陽氣施生愛利之道是則春者養生之首木於是乎暢茂焉甞以五行論之有以水火木金土言者行之序也有以木火土金水言

者生之序也葢木生於河圖天三之位專屬陽而其行於春也亦為陽陽之發達於木有定質焉月令之言盛徳固取其相生以著春令之發生云爾且夫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子法五常以教化於人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徼而法令品式何一非順時者方春之日其位居東取義於木尤為人事所肇始覆蓋生民之徳於焉日新矣吕氏春秋曰太蔟之月陽氣始生草

木發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聖人仰觀俯察敬授人時從此耕穫菑畬築場納稼各以其候羣生雍容萬類咸若相與詠歌盛德而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也夫

禮記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

監察御史臣馬爗

鄭註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帝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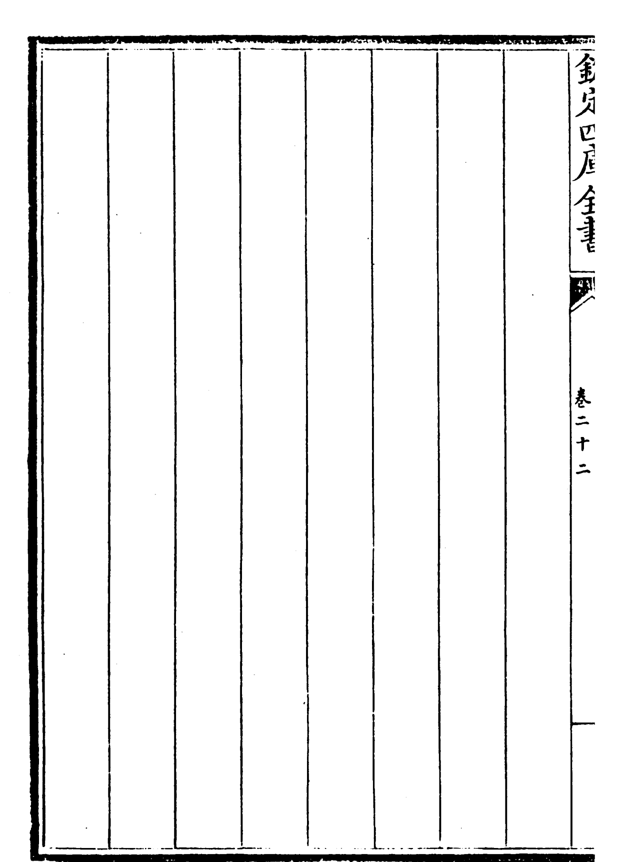
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帝耤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臣謹按古聖王之敬天勤民也每以農事為兢兢故一歲之中有祈有報有耕有藏莫不慎重周詳垂為盛典誠以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而孟春建寅之月土膏初動尤農事之所肇興此祈穀耕耤之禮所以次第舉行必躬親之用

仰神庥而莫民命敬之至也臣嘗考春秋魯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傳以既耕而卜郊為非禮乃知啟蟄而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即孟春之祈穀于帝也郊而後耕即祈穀之繼以耕耤也鄭氏引此以見天者民之命而食者民之天其典至鉅其事相因均無敢忽耳且夫耤田以供粢盛季秋藏帝耤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古者祭祀必待親耕之穀不以他穀為祀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后

親蠶非無良農紅女也以為他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已自親者也而謂可不躬親之為天下游手惰業棄本逐末者勸哉至於耤之為義應劭云天子耕耤田千畝耤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云耤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胡瓚云耤蹈耤也以躬踐為義非假借之稱諸說不同要之躬耕為古今大典而借民力所治之田以躬親之為天下先上以備粢盛下以興農功皆聖王之盛

舉也是惟有敬天之心者乃克盡勤民之事有勤民之念者益以見敬天之誠故祈穀以為民也而必于帝則知致慶盈寧皆本佑助乎天噫嘻之章所以咏昭假也躬耕以承天也而名曰耤則知親歷隴畝無非借資乎民載芟之什所以咏其耘也與凡日必用其吉辰必擇其良不憚勤勞至周且悉苟非農事之廑念者甚深安能盛典之舉行大備如是哉



禮記

聘名士禮賢者

編修臣任端書

臣謹按月令一篇或曰成於呂不韋後世儒者多疑之宋陳暘以為聘名士禮賢者隨時可行不必正月而始舉其事著以為令也臣嘗詳攷其旨古者布政必順乎天地之氣而合其理是故刑威施於秋冬慶賞施於春夏此二者固慶賞之大端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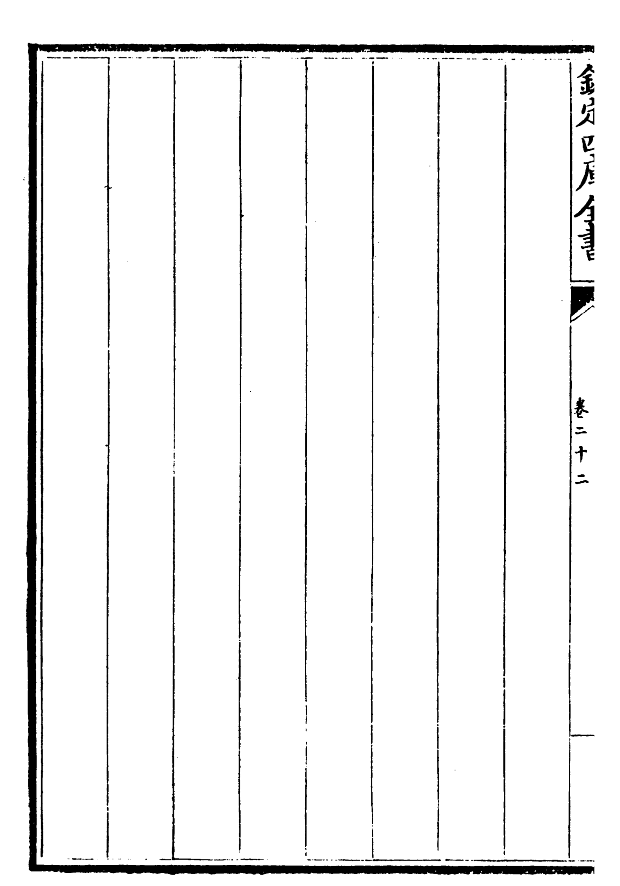
方春而奉行之無疑也在易正月為三陽之卦泰卦也自此而同人自此而大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君臣交而志通象以著焉是以王者法之而布為憲令則名士之聘與賢者之加禮孰有宜於此時者乎漢王充曰才士者朝廷之鴻寶賢人者國家之雲雨鴻寶登則金玉聚而貲富不窮雲雨盛則潤澤多而被物斯廣故聖王在上欲使天下治安社稷長久未有不勤勤於此者也今夫賢士之

伏於蓬茅猶珠玉之藏於山澤求珠者必於赤水之中採玉者必於崑山之内彼士之與賢抱道自重不求聞達簞瓢陋巷樂在其中蓬戶桑樞鳴琴在室其蕭條寂莫之况行自甘焉初不計上之聘與禮否也故逸詩有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槁於野夫使抱德之人懷奇之彦含章不耀韞彩勿呈托泉石以深藏處山林而終老若是者聖王所甚念也於是春日

始和命使者餙安蒲束帛加璧往賁幽巖尺一賜書褒稱素履彰虛己之美節宏側席之高風聘以當官共斯天位加之崇尚用懋人倫方使朝廷得之以為榮四海聞之而景慕其在書曰野無遺賢又曰俊民用章用此道耳由是觀之古之聖王思聞至論則企晤英人欲求共治則殷翹哲又故雖朝已師師士皆濟濟而胥靡版築尚惟肖以旁求渭水持竿命後車而共載人君欲為天下計治安

社稷謀長久其亦順天地之氣以行慶賞之政而

可哉



禮記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臣謹按帝王體國經野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所以為小民裕衣食之源者至詳且悉是以既務農功必兼理蠶事治田之法即有樹桑之政書曰桑土既蠶言水土平而可就蠶桑也詩曰爰求柔桑又曰蠶月條桑豳風之言農事詳矣而於蠶桑亦必

備述其始末至衛文公營立宮室卜吉允臧亦曰降觀于桑以其地埶宜桑乃可以居民遂命倌人勤桑田之駕鎰昔之聖君賢侯莫不於此加意焉而禮經遂著為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者主田及山林之官桑為東方神木柘亦桑屬皆蠶之所食當蠶將生之時司其事者先禁民戕伐恐其有妨蠶食而愛之重之也當是時鳴鳩則拂其羽戴勝則降于桑物之應候而至者隨耳目

之所遇咸足以策其心力之勤其亦布穀催耕之意歟於此可以知天時焉可以審地利焉可以觀物理焉皆所以勸人功也蠶事漸近而天時已至矣地利方興矣望嘉植之向榮聽禽聲之在樹細推物理如告以女紅之伊始焉一時井里之間胥勤勤於本務其淳樸之風太平之象不誠可繪哉夫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凡為政者孰不念桑柘之利與稼穡同功然知蠶之人南北各殊養蠶之地

古今亦異豈其事之不可盡興哉亦在親民之官善於勸課而已考魏書食貨志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種桑五十樹宋史太祖建隆時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者止輸舊租伐桑棗為薪者有罪此即野虞毋伐之遺意所以廣植桑之利也然南史羅研傳又謂研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獘惟善為化導則民受其益而行之無實民亦苦其獘

果得良有司以勸諭之使民自獲其利而欣然樂從則天時可乘地利可資動植有咸若之休織紝無怠棄之業斯衣食之本裕而永享乎樂利矣

禮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給事中臣鍾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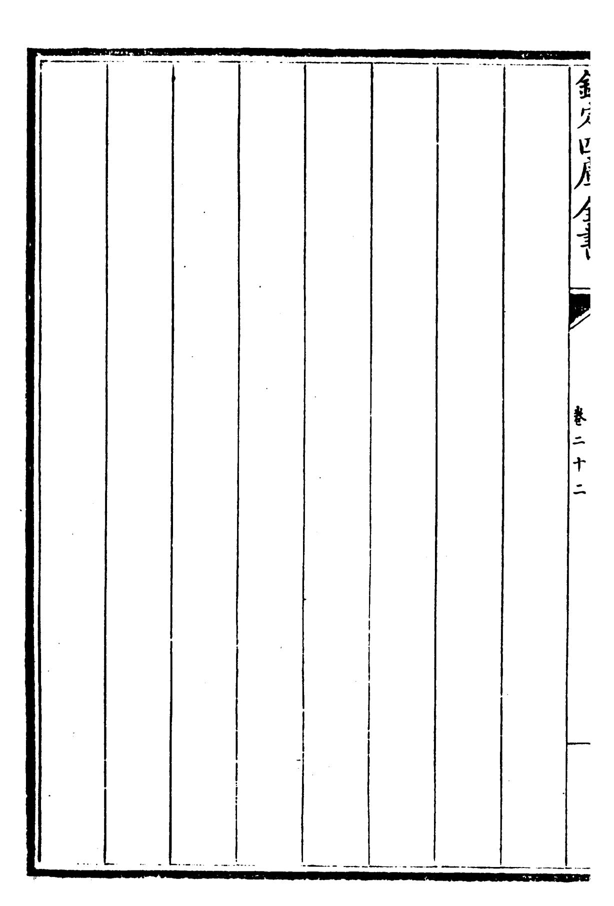
臣謹按食者民之天農者食之本先王念農事之甚重既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矣又親載耒耜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矣又命田舍東郊以教道民矣迨至孟夏之月田功日盛民之趨於田疇者

勞苦亦倍至天子於此豈不欲親履畎畝進農夫而告之以時不可失率作之不可以怠訓之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然而田園縣鄙之間勢不能以遍及也於是外官則命野虞内官則命司徒野虞習知田事郊外田原之地所宜出行者也司徒職掌地官郊内縣鄙之地所宜循行者也先是下令於民曰凡爾農夫各舉爾趾各服爾耕土不備墾是謂棄地其有禁室有懸耜是謂廢業其有禁而

由是勞之以獎其勞勸之以趨其功勉之以作其勤戒其惰凡若此者非好為此勞勞也荀卿有曰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又曰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然則時其可失乎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故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然則可使暫休于都乎夫力田之事在下而董民之責在上考之周禮教稼穡則有遂人廵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修稼政則有遂大夫至合耦於耡與夫趣

其稼事而誅賞之先王為農設官既詳且盡若此乃月令之篇則有野虞司徒以崇奬勸勵之宜其上下相親日周旋於耰鋤襏襫之間民用罔不震動恪恭於農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上下親愛之意藹然可見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則命之以盡心勸課意更何如其肫摯也後世非無廵農之官而或視為具文或無以宣上德意欲以興田功而

洽民情難矣然則巡行勸課使地無遺利民無遺力日相習於勤勞而幾忘其督率者不在乎實意之流通也哉



禮記

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陳澔集說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内禁其休息於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

臣謹按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惟本實既裕則民生日遂而稼穡為寳其自養之道不窮此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所以開蕃殖之始廣阜育之源者誠莫

大於農政矣夫農天下之本也炎帝興耒耨之教軒轅肇畫井之功唐虞之世播種樹藝烝民乃粒而萬世永賴焉至於無逸豳風詩書所載其言農事者甚悉三代聖王知興化致治政在養民而養民之道必以服田力穡為先務故當耕作之時勸於勸相使之力諸原而勿休於邑其重農貴粟之意無有加於此者而禮經於孟夏之月遂著為令曰命農勉作勸服勤也曰毋休於都戒游惰也勸

與戒交致農職於是乎益詳故周官之制旅師省耕遂師巡野載師儆惰民縣正定賞罰司其事者日與小民相接於田野之間督率獎勸之方可謂備矣誠講明而力行之以此為教民豈猶有自惜其力者乎漢時每勅有司以農為務且置大司農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課桑天下安樂戸口綦盛焉一時循吏如龔遂黄霸名信臣杜詩輩皆以勸課致民殷富唐擇明識通方之臣持節勞徠宋

亦有農師勸農使元則分布勸農官廵行郡邑皆古之遺風也葢天子躬耕帝耤既已率先天下至於遣諭計吏少府水衡各置農官而刺史之行部又復鄉亭有勸載鋤耒於輅軒親芸穫於隴畝下觀而化民自知勤也使良有司能通此意而不視為具文勤宣上德親課其民其於農事豈僅小補而已哉且夫天時有生也地利有養也天時不能無愆伏而地利之高下肥瘠亦互異故必人功盡

而天地之澤可以資其有餘并可以補其不足所謂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其增減之在人者不可以天時地利為辭惟貴於人之能盡其力耳經所為勉其興作禁其休息欲民之務本也誠足為後世言農政者之所取法歟

禮記

仲夏之月律中蕤賔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隂之所成

侍講學士臣任啟運

髙誘曰隂氣萎蕤在下如主人陽氣尊重如賔客隂氣始起於下陽氣强盎其上故爭爭故必靜以安之

鄭康成曰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晏安也陰稱安

孔穎達曰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士齊戒所以敬導萌陰也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陽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凡此清静止息之事皆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方慤曰止聲色欲其視聽之專毋進御女以解緩

之時慮搖其精也薄滋味毋致和恐昏憒其志意也者發於外欲動乎内皆主乎心故節者欲乃以定心氣靜事毋刑不欲動而有為也

徐師曾曰若此者正以天地之氣順則和和則致祥競則逆逆則生咎故謹於内外皆以正定晏陰而至於成不使微陰侵身而生疾侵陽以致災此順時致和之道也

臣謹按蕤賓之義是時純乾陽德方盛微陰始生

似陽為主而陰為客而先儒皆謂陰主而陽客者葢陰既生而在内則在内者主而在外者客有必然之勢矣國語曰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葢陰之性柔而善下能順能悅陽見其柔順可親歡然酬酢似相得之晚而不知由此以前自復而臨而泰然後大壯大之壯也如是其難即至於夬而猶孚號有厲即至純乾而猶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若是乎其難也乃甫一姤而易已言女壯矣陰之壯也如

是其易故古語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墜吾心理欲之幾賢奸進退之界國家治亂興衰之故皆隱於至微邅於不覺甚可危也甚可懼也君子以一心之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要不外於齋戒兩字盡之齋也者湛然虛明無一物之得攖吾寧也戒也者惕然儆懼無一刻之敢或戲渝也月令於仲冬仲夏兩言齋戒仲冬陽之始也所謂於復見天地之心也仲夏陰之始也所謂於姤見柔之遇剛也君

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何時不齊戒何地不齊戒而於此兩言之者陰陽之始善惡之幾也中庸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此之謂也而於仲冬言去聲色禁耆欲於仲夏言止聲色節耆欲似於不必盡去之禁之者非寛之也葢是時乾德全盛陽德方隆焉日中則昃而此未見其昃也月盈則食而此未見其食也驟而語之以聲色必去耆欲必禁似非人情然而曰止曰節已若怵

乎為戒者其詞若寛而意深切矣葢天地之道有陽不能無陰而此耳目口鼻之欲亦人所不能無也然天命之理藏於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乘乎氣合心與氣以為身心者氣之帥氣者身之充而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心足以帥氣則足以檢身而理天下國家之本立矣故定吾心乃所以定吾氣也定吾氣乃所以安吾身也今夫心萬物之鑑萬事之衡也鑑空而後物無不照焉微塵集之而鑑

已不空矣衡虛而後事無不平焉燥濕移之而衡已不虛矣聲色者欲滋味皆所以塵吾鑑而移吾衡也偶一即之曰是何傷誠無傷也偶一快意曰是何害誠無害也譬之洪鑪而點雪焉豈慮其滅譬之巨木而加一斧焉豈懼其撥然而不可不懼也姤者微陰之始也而易曰女壯矣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甚危乎其始凝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甚懼乎其先集也浸假而聲之悅

吾耳者沓而來浸假而色之悅吾目者踵而至浸假而滋味之適吾口者紛而集我於此能不留乎能不逐物而化於物乎故曰止之危乎其不復能止也曰節之危乎其不能復節也又況聲之來必有進是聲者色之來必有進是色者滋味之來必有供是滋味者必爭曰是何傷是何害且必曰非如是不足以怡情適性而愛養其身非如是愛養其身安得精神以理家國天下之繁任天下國家

之重所謂其言大甘其中大苦者不可不察也盍陰之性善下若最有禮者莫如之其用以桑若最適吾意者莫如之然始而窺其欲繼而中其欲又繼而逢其欲而耆欲遂無能復節矣又况陰得其志且假陽之勢竊陽之權駸駸乎堅氷之至哉君子之齊戒也於聲色之來怵然若驚曰此伐性之斧斤乎於滋味之至惕然若懼曰此晏安之酖毒乎常以道心為吾身之主而人心之動於氣者皆

退聽焉則陰陽不至於爭而生理常存而命自我立矣至於百官亦戒以靜事而毋刑益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率乃祖攸行益陽主動陰主靜陽動而安則陰慝乘之而作故凡國家之多故未有不由於喜事者也其曰毋刑者陽為德陰為刑董子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功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以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如是則養吾身之太和并養天下於太和而隂之生者不惟不足以害陽而反足以助陽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其道應不外此如此則乾德統天隂雖浸長而隂止足以為陽之助不敢為陽之敵豐之象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子曰王假之尚大也言王者尚陽之大則陽常為主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王心無欲常如日之中則中天之治且萬世無疆矣

禮記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静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檢討臣程恂

鄭康成注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晏安也陰稱安孔頴達疏齊戒所以敬廹萌陰也自齊戒至無刑皆是清淨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臣謹按臣聞天有六氣而陰陽為之本春作夏長陽也陽極午中一陰廼生十二辟卦以姤當夏至六日七分董仲舒言陽得陰之助以成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則自夏至六日七分始也以天地之氣驗之春則和煦在外而地中尚溫夏則炎燠在外而地中始寒然必陰生於中然後陽極於外故夏至十五日而溫風至又十日而土潤溽暑傳曰夏無伏陰言陰氣上搏斯陽氣畢達也今

夫人身一天地也冬則中實其脈石夏則中虛其脈洪中虛者隂生於中之象也隂之性靜而其始生也柔靜則可以扶陽之精而植其根荄柔則不勝夫耆欲之攻而趣歸銷散故使隂時出佐陽而有功必先蔗固節嗇以保此萌隂使日即於翕聚充實而後有以合乎陽而為之助是以月令仲夏之月條君子齊戒之事視仲冬不啻加詳焉臣繹鄭注之意微精之生以扶陽精故不可使散也隂

稱安猶陽稱壯也又繹孔疏釋經之意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止之也女御不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自齊戒至無刑皆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而已陰之所成謂陽也元臣吳澄亦曰内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微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是也陳澔主扶陽抑陰之說謂夏至之陰猶微陰微則盛陽未至

至於甚傷故但言節耆欲冬至之陰猶盛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直言禁耆欲其說似鑿又曰夏至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也故止靜不行以備陰疾是謂陰生雖微總不當助非禮意矣夫月令之意正謂夏至微陰初萌感陽而生者得陰而成聖人於此敬道萌陰使正定於中以輔陽而成功非助陰抑陽也助陰所以助陽也知仲冬之月齊戒掩身諸事皆為安養微陽則仲夏之月齊戒以

下略無異文其為敬導萌陰又無疑也所以然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以人身而論血陰而氣陽交滋互養則諧暢而多壽非有畸輕畸重之分也又如六腑屬陽而五藏屬陰陰性易於虧損難於充盈尤以滋養生息為貴豈可以助陰抑陽訾之哉吏如姤之彖辭以勿用取女明示抑陰之意而聖人論卦之體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究非助陰而抑陽也月令仲冬仲夏皆

曰陰陽爭亦曰陰方盛而陽欲起陽方盛而陰欲起云爾陽極陰生亦即品物咸章之義此與履霜之惕金柅之戒同歸而殊塗當求之法象之自然而得之也夫食味別聲被色聖人之同乎人也順其時中其節聖人之應乎天也然則齊戒以神明其德者聖人事天之全功而月令獨於二至著其文正以陰陽萌動之初當正定以安養之耳臣熟復諸儒義疏竊以鄭孔吳澄之説為得禮意云

禮記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編修臣羅暹春

臣謹按月令一書王者因天之制也於季冬之月諄諄於國典時令者蓋事必籌於未事之先政必謀於立政之始其因時而制宜者乃其所以體天而出治者也夫日往月來天之健行而不已者原

有日新之勢聖人則之生者因之以生成者因之以成有一時則有一時之政雖其政已行而先事圖維又何嘗不兢兢焉以求其後此之宜乎季冬之月歲將更始其經營於一歲之中者固已告厥成功而來歲或有不同者不可不於季冬審之經之所謂國典者即周禮之所謂六典是也治典者家宰之職教典者司徒之職禮典者宗伯之職政典者司馬之職刑典者司寇之職事典者司空之

職其經國之大綱致治之條目無不備具所賴一人垂裳握其樞以運之也而民事不齊其間之或煩而或簡者必調和而飭正之則來歲之所須乃推行而各當此人事之不同者也其所謂時令者天體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月行尤遲其間之參差而不一者固歲歲皆然由積累而致之也而季冬之月必有以論之者葢來歲之時令各殊則來歲之寒燠亦異寒燠既異而農功之先

後以及政令之緩急又宜詳察而審定焉此又因天時之不同而斟酌以待之者也然則寒暑推遷者天道生物之功自强不息者聖人法天之用當四序既成之日猶與公卿大夫詳求焉思所以待之則天時運於上人事推於下來歲之所以經邦國理萬民者固已綱舉目張而政無不立治無不成合上下同流而無毫髮未盡之憾矣臣故曰月令一書王者因天之制也

禮記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陳澔曰此承上章言政之事

臣謹按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王者父

天毋地而子萬民鬼神為之憑依焉氣機之黙孚根於性命而禮樂富教其顯焉者也上章言政本於天即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之意此章言天徳與王道本同條而共貫天與地偶其益無方降衷於民厥有恒性聖人允執厥中以為盡性至命之本由是盡人物之性致人物之命於以成位乎中並列而為三焉其敷而為政凡仁義興作制度亦極變化而不可測矣而皆由祖廟山川五祀而推

之易曰成變化而行鬼神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是觀之聖人儗並鬼神正所以參贊天地此蓋持乎政之原善乎政之用而使之綱紀燦陳以克協宗子之任陰陽之司也天子建中和之極必以禮樂為首務蓋天地鬼神之所存上下設其象幽明鼓其機其彌綸而不可遺者一經禮之三百也其散見而不可象者一曲禮之三千也聖人明以處之則所過者化而别等明愳秩

然其不淆矣天地鬼神之所樂交泰協其功合莫
契其化其洋溢而顯諸仁者一萬民之遂生也其
保合而藏諸用者一萬民之復性也聖人默以玩
之則所存者神而綏來動和暢然其畢達矣此富
教之任所由起而其要蓋自有本焉彼四時運化
天所生也百貨流行地所生也人亦資始於天資
生於地而父實生之人亦宜效乎天宜法乎地而
師實教之惟君人者承天覆地載之任父乎天下

之赤子師乎萬世之屯蒙稍有偏私治道以歉故王道以正為主政者正也誠得其正而用之則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心正而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由是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所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養生送死而教學明倫者皆為鬼神之所黙契又何一之不臻其極哉雖然過中者必失正近功速效皆過而失中非純王之上理也是以王道大中而至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

處事之得其正必由於不偏不倚能用其中乃立於無過之地而克建乎皇極耳非第謹身寡過之謂也中庸之言中其義詳矣至王天下有三重歸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乾九五之剛健中正大人之學也孔子稱其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以是知議禮制度考文即此治政而處所存玩所樂之意也乾九五之中正即此以正用而立於無過之意也合而觀之庶見王道

之極則歟

禮記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侍講臣彭啟豐

延平周諝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

臣謹按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葢令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撰明帝起居注自魏至晉則著作掌之唐六典有起居郎二人上掌天子

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屬門下省又有起居舍人二人上掌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紀言之史屬中書省宋沿唐制起居郎與舍人皆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邇英殿明初起居注為專官隆萬以後乃歸之史官至今因之夫人君動為世道言為世法當其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本無待監史箴規而後心存警惕然

自盤銘言日新丹書陳敬勝盛則為卷阿之矢音衰則有祈招之進諫伺厥起居編諸簡牘非徒誇記載之詳備而已唐臣杜正倫云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由是思之自動作燕閑以至班朝莅官既恐以怠忽偶萌者淆宥密之原又慮有非禮勿籍者為盛德之累此則古來設監佐史之微意也昔貞觀注記稱為畢備太宗

欲觀記錄何事褚遂良不與君明臣直於此可鑑自唐宋以來慎重茲選所謂當用第一流者豈徒備員而已哉密邇德音陪侍經幄常願聖心湛然終始如一王猷允塞日盛月新凡有言動之懋懿炳然與星日為昭而足垂千秋之彝訓則載筆之光榮即遭逢之至幸也内返臣心惟以夙夜匪懈者積誠感動因事敷陳庶如古者兼知諫院之職並効拾遺補闕之忠而不徒存撰述之空名矣

禮記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編修臣程景伊

臣謹按禮儀三百皆垂範於躬修而玉藻一篇尤致嚴於言動凡以尊居人上視效攸關位在德元聽瞻所係必纖毫之不忒乃聞望之兼隆然而崇高實多自便之虞而聖哲亦有無心之過或容儀偶失而一嚬一笑播於四方或風旨微愆而如綍

如綸傳之千里鶴鳴聞野既有實以畢彰草偃從風亦其機之甚速惟尊崇之莫抗故瑕纇之常滋與其貽悔於方來不若設防於未事聿稽往牒特置專官分左右而各畀乃司合言動而並書於簡相沿勿替振古如兹載考經文非無深意蓋因人以戒乎已則法官之抑戒必深制外以養其中而聖性之中和益懋凡屬難施於載筆自將弗蹈於云為誠所以消過於無形而塞違於未兆者也較

之風聲既著乃為白簡之爭形迹已成始效彤廷之諫其為事有後先之别而用力有順逆之殊洵黼扆之良規實古今之善制臣敬誦其辭深思其旨竊惟制動之道在於未動戒懼於不覩不聞之頃則敬以直内而動之源清矣慎言之道在於未言齋紘於無聲無臭之中則志能御氣而言之本端矣是其操存涵養之方雖不必盡資於臣職而檢制防閑之力實足以大助於宸修其大端可約

舉而知而要義必推詳而見昔宋臣范祖禹有言人主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常享天下之奉蓋愛君之篤每憂明聖之偶虧而獻日之愚不覺芻蕘之甚陋敬倣盤盂之誡恭陳左右之銘極知抒末照於前編爝光有限祇以矢微忱於小草葵向無窮銘曰穆穆皇躬下土之式端冕垂裳臣民仰極顒顒卬卬四方為則慎乃起居罔有不飭凡動之道貴惟厥時幾微稍縱咎即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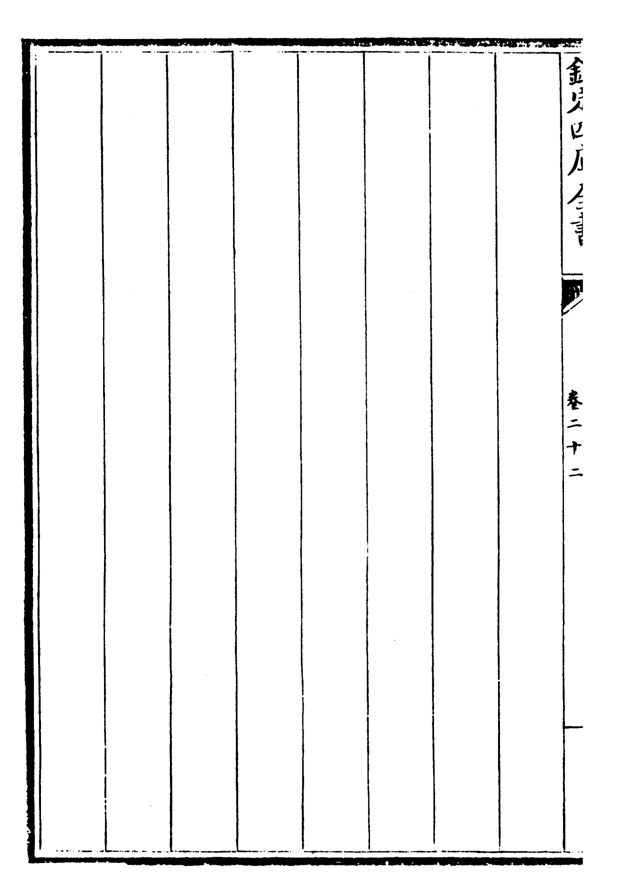
之緬彼哲王兢業自持立之左史記載是司毋曰予聖動無不吉在昔有言一人三失毋曰予貴動輒隨心居高可畏履薄臨深邃宇深沉重扃奥突聖人居之儼如郊廟杜彼非幾謹兹宴笑大廷赫奕前殿尊嚴聖人履之常抱撝謙正其祜襘尊乃視瞻玉軑翠華入蹕出警苟非其時弗驅以騁星旗雲罕析羽垂旄苟非其事弗遊以遨允克若時動容中禮如玉如金可法可紀是惟勿書書則盛

美敬為此銘敢告左史以上左銘

洋洋聖謨綸綍以宣民聽匪遥遠邇爭傳禁其躁
安邇保静專非禮非法舍曰無然出好興戎罔不
惟口易誠昭彰括囊无咎宣聖有訓言無所苟縶
古哲王載言在右寧尚其簡勿尚其多惟多則敗
雖悔如何寧尚其質勿尚其縟惟縟則支名徳莫
贖細揃廣厦宣諭臣僚庶尹咸在屏息而朝愼乃
出話徳音孔昭鳳詔鸞書播告寰宇萬國承流式

歌且舞敬玆渙汗聲教用普寬嚴互廸旨貴得中勿因喜怒而紊厥衷前後敷陳義宜畫一勿以煩多而歧所出慎此以往欽哉訓辭十行一札靡不可思傳諸奕禩典誥同垂右史識之尅非無遺以上

右銘



禮記

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編修臣邱柱

臣謹按天下有人材而後有治功有學術而後有人材朝廷日求賢以敷治而士每不足副其所求葢學術踈而其所扶持者無具也是在教之得其道而已古聖王所以教士者周禮王制載之備矣

學記復序其節次而要之於大成曰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甚哉其言之切也今夫百家九流偏長曲藝皆必習之專攻之久而後可以成其業而况為治者禮樂兵刑田戶賦役之類其事至繁而所關甚鉅是豈可以素所不習之人而甞試之歟聖門如子羔夫子猶患其未學誠慎之也曾鞏嘗言古之人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

四海之業萬世之策皆得乃所謂知類通達者乎雖然天下又有能言之士一旦身當其任避疑顧慮而一籌莫展者矣朱子曰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古之君子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益強立不反而後得乎知類通達之用也故曰大成也由是升之於朝授之以職遇一事則心知其理出一令則吏服其明我之施於民者有

批郤導窾之能民之感於我者有響應景從之樂故曰化民易俗而近說遠懷此事之還至而立有效者也三代以後教士之術漸踈而為學者猶能切於當時之務故兩漢唐宋之世處則為通儒出則為名臣者代不乏人傳之史冊迨士習益卑相率而趨於文藝而學術不堪問矣詩書禮樂僅襲其糟粕之空言錢穀簿書羣笑為風塵之俗務及其獲一第授一官也刑名案牘觸目茫然即間有

才識之異於衆者亦惟奉行成法茍無大過足矣安望其化民易俗乎哉馬端臨曰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益儒術敝而吏治未有能善者自然之理也夫三代以後教士之善者莫如宋胡瑗之經義治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二者即知類通達之遺意也然行其法者無取乎名而務求其實誠使始於國學達之鄉校慎擇其師長嚴定其科條按時而稽

考之即以是為登進焉將見四海嚮風爭自礪其學術以為世用何患人材之不廣而治功之不登於上理乎

禮記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檢討臣李金臺

臣謹按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設庠序以教於郡邑立大學以教於國中誠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人材成而風俗美也是故學校者賢士之所關王政之本原

聖王興大學以養天下之士所為尊崇道藝而鼓勵心志者已端於進學之初學記有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祭用菜者歐陽修謂為弟子見師之贄竊意菜即蘋藻之屬義取其潔示學者當明潔其心志云爾至宵雅肄三官其始者舊註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喻其初志或疑初學之時不當誘以功利之說不知誘喻云者朱子謂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入學之始便教他為忠臣孝子嘉賓賢

臣故以此三詩使之抑揚反覆玩其音趣以興起其勸勉效法之思而又慮夫亢厲之氣不可以從事於學因於入學時鼓以發篋中之篇籍益鼓聲讙讙以動衆又能消人高亢之心使有巽以入之之志說命所稱惟學孫志者也夫先王立學重之於始事而鼓舞之多方凡以納之軌物澤之風雅俾登之於朝而授之以事者罔不各盡其分是以人材成就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

此學校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善乎吕祖謙之言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事親事君當以何者為法希賢希聖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㫖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鑑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者也昔漢崇尚儒術而賈董匡劉諸人皆以經學湛深為儒臣之冠餘如文翁之

學見於成都延壽之學見於潁川俱能以經術飾吏治者其後伏處之士若王烈受經於仲弓郭泰翹材於太學或以德行化其鄉人或以風節厲其儕俗亦不失為經明行修之彦然則人材之成風俗之美固勸學造士之明效大驗而唐虞教胄成周辟雍之化俱可於此焉進求之矣

禮記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編修臣宋邦綏

孔穎達曰此一節論教得理則教興也

臣謹按聖王在上將欲盡天下之士而陶成其德藝以興其行其意至無窮而道益有在也取其秀

民加之造就立辟廱於國中而下逮黨庠術序無非學者是以一時人才茂興而朝廷獲收其用然而學既設矣至其教之之法又不可不講之詳而制之備必備且詳而後教者有所施學者有所循及其成功彬彬然郁郁然莫不材具而器通易曰先王以教思無窮董仲舒曰設庠序以教於邑設太學以教於國而鐘鼓管絃之聲四達者此物此志也至論其教之之法最為詳且備者莫如學記

之文矣其辭有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旨哉說乎葢人性皆善而氣質不能不偏偏者所發往往戾於道而拂於性故必及其未發而禁之而為之制防易所謂豶豕之牙楊雄所謂犟童牛之角必皆於其始而制之使有所不敢是以馴焉伏焉久而遂安則習與性成而即聖人蒙以養正閑邪存誠之本也凡物莫不有時而學者功有精粗淺深

之不齊時不至茍欲語之深而不可也即欲語之精而不知也傳曰聖人不先時不後時管子曰時不至不可強成令夫耕者以春耘者以夏假使冬而耕之春而耘之雖后稷之神明不能以成稼穡故時不可不講而教者於學者尤必以其時也學者之患又每在志欲速成而天下固無速成之學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言進必有序也使失其序則節必乖節乖而學之功紊功紊而欲學之有成難矣在易之巽曰微而善入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也易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所謂相觀而善者益於此有取焉爾管子之論編棧也曰以直木傅曲木則直者無所施矣以曲木傅直木則曲者亦無所施矣夫物兩相規益之謂摩益人必相觀而後善

不善見焉必相摩而後可去其不善以至于善焉凡此四者教人之法已備是以古者人材皆出于太學而國之收其用者常多誠使推而行之自國子之學以及四方州縣之學宮凡教士者一以是為準將見材全德備而濟濟有成菁莪棫樸之盛遍於天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烱

謄錄監生臣任楫文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

禮記

檢討臣吳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孔穎達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別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天地

同節也

黄裳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以和成以節而先王之大樂大禮贊天地之化育故與之同其和同其節

臣謹按帝王之治天下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以和民聲使之合愛而流通其精神禮以節民心使之合敬而經緯其秩序禮樂乃制治之原也顧制禮樂者帝王而其本則由於天地天地之氣與

物交而為和和則有聲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大樂興焉天地之氣與物辨而為節節則有形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大禮行焉是和節之本乎天地者原根極於心性之微而和節之著於禮樂者乃符合乎易簡之蘊是以律呂相恊而四時順萬物生同天地之和也等威有辨而百昌若兆民安同天地之節也與天地同和所以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四海之内欣喜懽愛之心油然以生而皆知親

其親矣與天地同節所以天澤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四海之内莊敬恭順之心肅然以生而皆知尊其尊矣蓋天地之和節不可見而於時物之行生寒暑之往來其有情有文而無偏無黨者皆自然之禮樂也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順成其節序顯之驗於民物而精之格乎神明惟其同出於一原所以潛通乎兩大也孔子曰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記曰知

禮樂之情能述張子亦謂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然則制禮作樂者必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惟聖人道高德厚基命宥密養愛敬之本篤愛敬之施致一心之和始能同天地之和致一心之中始能同天地之節此即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也此即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此即記所謂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者也豈非本性命之真建中和之極而兼

總條貫乃能使宇宙之間恩明誼美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哉總之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播樂以安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端在於此是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邁百王而首出起千古而獨隆無非本斯二者夫是以南面而立而天下太平也夫

禮記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監察御史臣霍備

陳澔曰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

情也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

臣謹按理涵於性而性具於心情者性之所發性無不善而情或雜以形氣之私志者心之所之心有不存而志或乖其中正之則斯著之於行不能有善而無惡矣然而此心本體之明自在則其為善之類與惡之類要自烱然君子唯省察操持不使惡之類得以滋長而所行一出於善之類則反情比類之謂也故姦色亂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

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以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以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則外而耳目口鼻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而自養之功成矣人君居上臨下一切膳食之美車服之華宫室之壯與夫左右侍御之奉臺池苑囿禽魚花木之觀凡所以戴尊親而致愛敬於萬方者故皆分所當然

然而孟子曰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誠以此皆人心惟危之類稍不裁制而物欲日滋則必務精麗競綺靡進奇技逞淫巧以至燕樂遊畋漸相引誘而不之覺自非以不留不接不設者用力克治將外瀆聰明而内淆心術故虞廷授受丁寧於危微精一之間而惟幾惟康制事制心聖聖同揆莫不兢兢以致謹也唐之太宗三代以下之賢主也亦嘗

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此其所以難也然太宗嘗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魏徵請其故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此太宗能自制其欲而貞觀之治所以稱獨隆乎夫情之漓性嗜欲最為易溺而客感之蕩志聲色淫慝最為易流人君修己以安百姓亦惟敬義夾持内外交勉俾道心常昭

人心退聽而已矣

禮記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監察御史臣傅為詝

真德秀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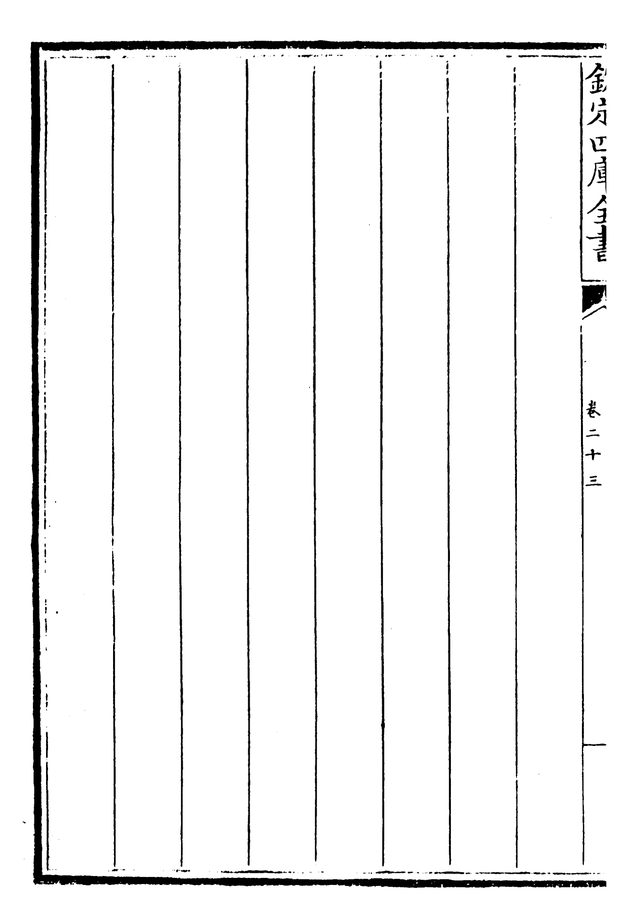
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顔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臣謹按為人君者不難於治天下而難於治一身夫人主一身耳而天下固有無窮之聲無窮之色窺其隙而投之使溺於其中而不自知且曰此固

樂也禮也而不知其為姦矣亂矣且淫矣慝矣於是乎聰日以淆明日以蔽而心日以昏心既日以昏則一身耳目鼻口即欲强為端莊勉為强固而有所不可得何也失其順故也失其正故也而達之天下者又何以時措咸宜而皆得其義乎聖王知其然也是以將制禮作樂以進天下於中和必先於一身乎慎之夫以聖人之履中蹈和也豈有姦亂之聲色得至於耳目哉然而聖人不敢恃也

苟一有聲之近於姦者色之近於亂者則必斥而去之矣豈復有淫慝之禮樂得溺其心術哉然而聖人不敢忽也苟一有樂之近於淫者禮之近於慝者則必屏而遠之矣至於惰慢邪僻之氣此皆聲色之所由乘而禮樂之所由壞也是故聖人猶必謹之使周旋動作之間有莊敬之容而無安肆之態若此則外有以修其身而耳目鼻口之小體無不恭内有以正其心而心知之大體無不敬若

是者皆天地之經而民物之則也所謂義也義之為用也順以順治已而天下之民無不順義之為體也正以正持躬而天下之事無不正豈非禮樂之原而與天地同其和節者乎雖然體有大小心者身之主也聖王先清其心以立萬化之原則耳目口體自不言而從令蓋心正而身自正矣身正則天下莫不正矣



禮記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右庶子臣金相

陳澔曰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言聖

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

臣謹按古今者時也盛衰者運也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聲則存乎聖人之德當古昔盛時草昧初開文明乍啟民生其間耕鑿之外别無嗜欲疲瘵

殘疾無其人昆蟲草木無其異此蓋秉天地五行最清之氣生人生物獨際其盛聖人者出恐其無別也則制為三綱六紀以敎之使民明父子之親識君臣之義嚴男女之別而大經大法由此以立所謂禮以節民性也而猶恐其或即於離也則取諸六律以正之使長短輕重之無差準諸五聲以和之使清濁高下之均宜文以琴瑟則為弦長言咏嘆則為歌觸物感情見諸比興則為詩宗廟享

祀形容盛德則為頌凡此者皆所以化其心知血氣之偏消其亢戾粗厲之習使風移俗易天下和平所謂樂以和民聲也夫禮者理也樂者和也物得其理而後和不得其理則其分不安其分不安則其情不遂其情不遂則其氣不平此聖人作樂所以必俟之紀綱既正天下大定之後也故樽俎筵席者禮也而非所以為禮羽旄干戚者樂也而非所以為樂聖人德盛於中文見乎外欲民之納

於軌物也則仁敬孝慈道積厥躬而禮非虛設欲民之血氣和平也則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樂非偽為故曰德音之謂樂夫隆古之時隂陽不忒氛祲無聞風雨時序百穀順成謂非氣運之獨盛乎然臣愚以為時無古今運無升降亦存乎人主之修德而已矣昨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寧夏地動兵房盡皆坍塌則損傷民人何可忍言我

皇上深宮修省降有

明旨

特遣大臣前往周視發帑撫恤俾無失所堯舜愛民之

深憂民之切何以加兹臣聞天道有關人事災沴

必無妄行堯水湯旱聖人不諱言災亦不諉諸數

惟省身克己深謀遠慮為未雨綢繆之計堯則命

官咨岳憂勤見乎辭湯則六事自責剪爪為犧周

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詩人美之然則聖王

非因災而始懼正因災而懼益切亦可見矣夫父

母之愛子也無不為之計長久稍有未安則殷勤告誡不遺餘力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憂之也遠憂之也遠故其戒之也切想天父母萬物仁愛下民之心亦若是焉矣况人君固天地之宗子哉故夫日月星辰麗乎天山川草木麗乎地凡反常為恠者皆垂象示儆之意正玉成聖賢之心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伏願我

皇上念政事之既勤則曰得無或即於懈乎念遊畋之

既遠則曰得無或戀於中乎念讜言之既開則曰得無有壅蔽者乎念阿諛之悉屏則曰得無有隱伏者乎念民力之維艱則曰得無有無衣無食者乎念禮讓之宜興則曰得無有相欺相詐者乎念謹小慎微之為難則曰得無積小成大由微致著乎念邊防武備之為重則曰得無偶致疎虞漸近廢弛乎凡此者我

皇上

聖修純粹

睿慮周詳業已無微不入非臣下淺見陋識所能窺然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為艱非行之艱終之為艱則思艱圖終當有慎之又慎者焉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由此觀之修德禳災孰大於是伏願我

皇上法大舜之格天師成湯之日新至誠感召捷於影響天氣和於上地氣和於下人氣和於中五行順

四時當風雨節寒暑時百穀豐登庶民平康豈非

天下萬世臣民之福哉

禮記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贊善臣羅源漢

臣謹按帝王挾操縱萬物之權以御天下必相天下之緩急而善其施何則萬物之氣久而易盈亦久而易耗盈則日驕耗則日促故治天下者操之太嚴則難乎為下養之太寛則難乎為上寛與嚴

相濟而張弛適中此文武之道可以治萬世而無弊今夫御者之於馬也必調其氣息均其步驟緩則磬之急則控之然後履險如平六轡有如琴之妙設使御馬者騁追風躡電之足不惜其力時加鞭策久之馬力既竭必至踣頓而不能進否則奔逸四出破輪壞轅而不可制而反其用者狃於周道罔所隄防一旦銜橛變生顛墜於不自知壓覆於不及覺此又勢所必至者治天下之道何以異

是夫人情莫不樂安逸而惡拘束古聖人慮其安逸而流於肆也故為政令以制之刑罰以威之俾凜凜然束於規矩之中而不敢縱又慮其拘束而無以自適也故飲食通其情男女順其欲俾人人有生人之樂而無自苦之心張以維弛弛以濟張有缺一而不可者嘗試綜古今得失而論之文武之治莫可尚矣迨其末天子守府綱紀廢墜遂頹弱而不可復振秦用商鞅智驅術役驟致富強始

皇承之嚴刑峻法民不堪命論者謂周失之弱秦失之強誠不誣也漢高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文景繼之恭儉仁惠猶有三代遺風至於孝武強才遠略好大喜功卒致輪臺之悔毋乃過張之失歟而元成而下則又威福下移優柔寡斷此則過弛之明鑒也若夫唐之貞觀宋之開寶雍熈類皆因時補救寛猛酌中能措一世於太平而其後每不能無失或諉任酷吏而法外行殘或事決北司而人

主袖手或東封西祀而罔識憂勤或青苗均輸而紛紛操切伊古以來張而不弛弛而不張其弊何可勝道夫陰陽者天地之化也張弛者帝王之權也一陰一陽而歲功成一張一弛而治道著彼黄老之學高言清静申韓之學徒事刑名是文武所不能亦文武所弗為也況夫張之太過進鋭退速如強弩之末力不能穿縞其勢反歸於弛而弛之太過天下侈然自放驟起而更張之勢必如救火

揚沸非武健嚴酷不能勝此又害之相因而至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得斯意也可以神張弛之用可以復文武之休豈但可與之觀蜡也哉

禮記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檢討臣韓彥曽

臣謹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似人與物各有其本而祖宗為父母之父母天地為祖宗之父母實則一本而非有二本也報本之大典莫大於郊社禘嘗郊以明天道父事天也社以神地道母事地也明物本乎天之義而合天施地生為一氣即合

明天祭地為一理此心即天地之心也五年而一禘義率祖也四時而一嘗仁率親也明人本乎祖之義而合祖功宗德為一脉即合尊祖敬宗為一誠此心即祖宗之心也事天如事親求其格也事親如事天致其尊也明人物一本之義而合饗帝饗親為一念即合聖人孝子為一身此心即天地祖宗合同而化之心也是以成周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遠矣配稷於郊非徒以尊后稷也以

冬至氣之始祖者人之始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近矣配文王於明堂非徒以親文王也以物成質於秋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也此成周之禮所以獨隆千古也唯聖人孝子以天地祖宗之心為心知吾身而上有父母焉兄弟者父母之所生也則友於兄弟即由孝於父母推之也知父母而上有祖宗焉族姓者祖宗之所生也則睦於族姓

即由孝於祖宗推之也知祖宗而上有天地焉民物者天地之所生也則仁民愛物即由孝於天地推之也上之所達愈高則下之所擴愈廣下之所擴愈廣則上之所冐愈周曾子所云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非此之謂與若夫言行交修以守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忠順不失以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其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凡為臣民者無

不體天子孝治天下之心為心所由海內治安民氣和樂百穀用成庶草蕃廡以臻於大順之隆也夫

禮記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臣謹按孝弟一理也為孝子者必能為悌弟王霸岐途也言王道者不必言霸功何則天下之庸行莫如孝弟天下之至德亦莫如孝弟是道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於州巷放乎蒐狩修乎軍旅其事為家庭愛敬之常其功在經緯民物之大禹湯

文武之世所為聲教四訖綏靖萬邦者由此其選也舉一孝弟而王道盡此矣豈特近之云爾哉若夫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之徒則不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強凌弱衆暴寡名曰假仁仗義實則三王之罪人而已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賤之也祭義乃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是欲分孝弟而二之且欲合王霸而一之也此豈孔氏之遺書也哉蓋戰國之時微言大義澌滅無聞

故縱横家言往往艷稱五覇漢儒襲其流風形諸議論遂舉王與覇而並言之耳非孔氏之遺書也表記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覇考道以為無失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覇王之器也與祭義所言如出一口蓋幾幾乎以王覇為一矣吳氏曲為之解曰伯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覇王猶言侯王非五覇之覇也如是則表記曷不言義道以侯而乃言義道以覇乎經解曷不言侯

王之器而乃言霸王之器乎凡為此説者絶不知王道之尊也絶不知霸功之賤也并不知孝弟合一之理進乎王而大遠乎霸也不止不塞則學術大壞而王道終不可復矣是不可以不辨

禮記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編修臣佟保

鄭康成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頴達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愛親也已先愛親人亦愛親是

教民睦也起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敬長也巳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令以此二者措置於天下無所不行

臣謹按此言愛敬二端為齊治均平之本也夫蒸民之愛敬由於秉彛然往往忘之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無以感發其善端鼓動其至性而巳抑知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宣乎德教通乎四海而其推之也必有所自始仁始於愛親而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故曰自親始義始於敬長而敬其長以及人之長故曰自長始夫不乖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教民睦者愛親之道也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教民順者敬長之道也愛始乎親而教其睦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一本之恩而剝棗烹葵皆徵赤子之至慕故

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敬始乎長而教其順於天下凡有命焉莫不奉長上之令而修矛執戟不忘同仇之壯懷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夫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愛敬肇於家庭而德教加於百姓不待家喻户曉而光天之下合愛同敬故曰錯之天下無所不行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知愛敬之理上下同心治平之機古今合轍倡之而即應感之而隨通其效有如此者雖然立之之道亦難言矣蓋奠其基之謂立植其根之謂立栽培而善養之之謂立深固而不可動揺之之謂立立而後盡其不學不慮之良立而後廣其明天察地之用立而後見仁人孝子保合太和之極功愛敬可易言立哉

禮記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給事中臣宮煥文

臣謹按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是以君子致禮以治身而莊敬嚴威所以作天下之肅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所以導天下之和然人心之仁根於内而達於外其秩然而有序者即為禮藹然而至和者即為樂是禮樂之本在於心也而禮樂之

實著於身蓋不越言與行之兩端言行得其道則禮之行不僅在升降酌獻酬酢之數而樂之達亦不僅在綴兆羽籥鍾鼓之文孔子贊易於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於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是禮以踐履為本樂以和樂為義其大旨也繫辭傳又言聖人之所以廣業者而曰禮卑法地朱子本義釋之云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蓋人之步履未有憑虛而可以致遠者故行遠必自邇登高必

自畢中庸所言慥慥篤實與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者同義聖人之言一以貫之而已周子易通論樂三篇而冠其首云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蓋樂和民聲者也而乃自百姓太和始至太和之所以成又惟在乎聖王之正三綱而叙九疇則行出乎身而天下樂之樂之實具是矣由是觀之言即為禮而行即為樂君子之所為

明於禮樂亦明乎言行之道耳豈待講禮之數習樂之文而後謂之禮樂耶抑又推之行所以踐言也言而履之即為行行得其序而天下樂之則樂之和固由於禮之序以致之孔子曰履德之基也又云履以和行乾卦文言亦謂利物足以和義蓋言而履之惇庸秩叙各得其宜則百行具備措之於身而身安施之於政而政治被之於民而民和子思所謂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悅者必自聖人之出言為經舉足為法禮與樂交至以馴致夫太和之休而聖人所以達樂之情者必本於明禮之節也若夫秉禮定樂王者所以治世之大經而易俗移風必由於是則升降之數綴兆之文又未嘗不明且備焉此所謂禮樂之全也

禮記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編修臣竇光鼐

臣謹按天地者生之始也人者治之始也天地生人而人治天地故人者天地之參也然而天地無時不生而人有時不治者何也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也荀卿曰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夫一偏之不足治萬物也審矣

故欲觀乎三王之德者無私盡之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天之為覆也地之為載也日月之為照也夫人而知之也然指一物而名之曰若為所覆所載所照不得也是之謂無私無私故物莫得而私之是以生而不謝殺而不讐也王者秉其道而兼用之故其德與之為準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無私覆也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無私載也又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

方無私照也大造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是同運而並行也顧不曰凖而曰奉何也奉之為言猶曰夫有所受之云爾易曰後天而奉天時此之謂也然則奉之之事若何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垂象聖人則之仁義禮樂刑政皆其具也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天下會歸如影如響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

人不誠吉無私之孚也雖然三王之所以奉之者又有本焉不求其本而逐其末未有不離而日甚者也嘗約其弊而論之曰深曰察曰惠曰猛何也上者下之儀也上易知則下親之矣上難測則下畏之矣親則從畏則遯故曰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不然則且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語曰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況天下之大乎故曰主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

不然則且舉天下而拊循之呴嘔之譬之猶泉涸而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也何可長也不然則且僭然要時而進事遂功而忘民譬諸琴瑟弦急而不更調誰能聽之故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聖王知其然也故嘗返而求其本何謂本曰敬而已矣敬則静静則虚虚則公公則以無私勞天下而我無事矣記言湯德之無私而引詩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夫敬德之聚也三王之所同也茲

所以奉無私而參天地與

禮記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監察御史　葛德潤

臣謹按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窮理乃所以為學也夫天地變化昭然示人於覆載之間人莫不見之然未能窮其理習焉不察視為陳迹其孰從而感發之夫惟熟玩衆理驗之以聞見會歸既久一旦

渙然左右逢原然後知造化之迹無非至理而發見洋溢皆其取之不盡者也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之散潤霜露之凝結其施於庶物者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於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無非地道至公之教也夫神氣天氣也風霆天地所共有也其偏繫之地者以天降神氣而地載之風著於土雷

出於地故也至若雨露之所潤莫不物資以生而獨言風霆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也是蓋天地之貞觀隨在必察而流行變化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張子正蒙有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又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朱子謂天道至教聖人

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與聖人一而已矣然則聖人之修道立教可知已在易上天下澤觀履而制禮雷出地奮體豫而作樂巽風行而申命行事雷雨作而赦過宥罪皆效法天地之義也鄭太叔論禮而引子產之言略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漢儒董仲舒亦曰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由此觀之聖人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即體天地之教以為教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均一大公

無私而已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禮記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侍讀臣涂逢震

陳澔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

臣謹按聖人在上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故其德與天地參此三王之所同也成周之世耿光大烈盛於文武而其清明之全體如神之妙用則有以豫於深宮齋祓之地而周於一日萬幾之中故盛德

獲福機非適逢而事非强致孔子所為深溯本原以明奉若之實也夫人主以一身立於億兆臣民之上宗廟之所式憑社稷之所依頼公孤卿尹百司庶職用人必當其才禮樂兵刑工虞水火立政必合其宜近而侯甸遠而要荒有易匿之情形散如星棊異如箕畢有難齊之好惡此孰非環向交至以待理於一人者而九重之上凝旒黈纊以塞聰明警蹕傳呼以慎舉動雖憂勤惕厲夙夜不遑

而有意以迎之則隣於逆億無心以置之又懼其廢弛此從心之所以難先覺之所為貴也非有如神之氣志何以物來順應時措咸宜哉雖然天無所不覆非有心於覆也地無所不載非有心於載也日月無所不照非有心於照也其無心者其無私者也是故皇極之施神其變化而王心之一約於清明人主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者亦本之以無私而已矣聖人無欲無欲則靜靜則清聖人無

偏無偏則正正則明清則澹泊無為萬物不得乘之以喜怒而淆之者息明則條理畢照萬物不得引之以好惡而蔽之者消是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靜也一物不有而萬化之宰已立於不見不言之先其動也因物付物而研幾之哲適如其何思何慮之天蓋無私則理全理全則以身遇物皆以理遇理故往可數來可知邇不泄遠不忘萬物之命百世之福胥於是乎基

之夫天道無心而成化而萬物之氣無不和萬物之志無不遂聖人有心而無為而順天地之氣以布理繼天地之志以達化要其清明之體一故其如神之用亦一也由是觀之有無私之德必有去私之學古先哲王明德懷矣不輟緝熙聰明亶矣不忘執競則質任自然之說固非聖王之所敢出也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通書曰誠精故明言無私之德也商書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言去私之學也盛德獲福豈偶然哉

禮記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監察御史臣劉方謌

陳澔曰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

臣謹按君者民之天也言者民之心也民心各有其天君惟務洽其心君之所以天乎民者必從其

言入民之所以天乎君者以所施而見夫以天下之民之言之紛然歧出何由悉達於上而從而酌之古聖君明目達聰好問好察有納言之官有采風之史有庶人傳語之典誠以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是以博采民言無遠弗届無微不彰舉民所慮之於心宣之於口者酌之理以求其當酌之情以求其平酌之時以求其宜酌之勢以求其順善則行之敗則備之行而弊者變通

之行而漏者補苴之由其言以考其俗與心浮者
黜之昏者節之薄者革之頹者振之朴者文之淑
者旌之而且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朝廷之上四海之遥言以施而上施以言而下合
億兆人之隱微幽獨曲陳於天子耳目之中而一
一如其心之所慮口之所言為之權衡斟酌以納
之於生成教育而無一夫之不獲則是君之體民
一天之體物春夏秋冬之不愆其侯雨暘寒燠之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